

欽定舊唐書

卷百七
十一
七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

張仲方

裴潏

張臯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濬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渤恥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元和初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

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託疾
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
新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
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
旨改丹王府諮議叅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
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
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
疏爲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時皇甫
鏞作相剝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鄒士美卒渤充吊祭
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

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一百餘戶閩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其逃亡戶以其家產錢數爲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茲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卽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旣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

歸穆宗卽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
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
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
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
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
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
公申炯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
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
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
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勵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

持祿養驕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
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
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
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
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
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
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
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
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

敗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
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於婦人
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
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
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畧冠供奉之首
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贓處死準令須
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
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
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
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

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
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
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頽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懼
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
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
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
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魏博節度使田弘
正表渤爲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
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
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渤至州

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
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
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
奉詔勅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
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
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
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
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旣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
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
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長慶

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卽位
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
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
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
閣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
叅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
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匭使奏曰
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
當再來投匭卽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
準勅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牒臺府

冀止絕兇人從之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
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帝雖昏縱亦爲之感悟
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鄆縣令
崔發聞門外喧鬪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
吏捕之曳捽旣至時已燠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
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
囚發亦在雞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橫
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繫囚皆釋
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
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

中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
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
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內
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
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爲桂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渤雖被斥正論
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
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
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
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

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卽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太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鬪茸之流非其沾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臯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

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爲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羊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生出爲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爲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諡爲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諡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

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
載踐樞衡疊致台袞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
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
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
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
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
馬生郊皇上盱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
在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斂賦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徵
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齒豁成岳酷毒之痛
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

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訐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畧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內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諡法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

未嘗効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
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
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
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諡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
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
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爲隋鄭州
刺史曰爲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
六字以誌之歲久剝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脩飾仲方
再刊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卽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
登進士第召仲方爲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准